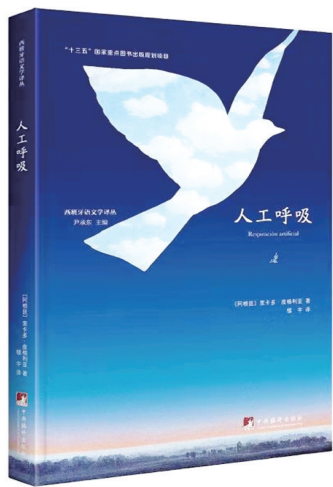




《人工呼吸》
【阿根廷】里卡多·皮格利亚 著
楼宇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皮格利亚(1940—2017)是当代阿根廷最重要的作家及文学评论家之一。他曾提出“两个故事”的创作理念,即每部小说都包含两个故事,一个是可见的故事,一个是被巧妙隐藏的故事。“隐藏故事”是小说的核心,需要读者主动参与,像侦探一般去揣摩挖掘,以探寻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事实真相。发表于阿根廷军政府独裁时期的长篇小说《人工呼吸》就是皮格利亚采用“两个故事”结构编织而成的文本。

小说的“可见故事”如同一幅由信件、对话、日记等形式各异的文本组合而成的后现代拼贴画。各章节的叙事视角不尽相同,甚至在同一语段也常存在多种视角混合使用、频繁切换的现象,给人一种晦涩难懂、如坠云雾的感觉。读者经常从一个人的话语被引向另一个人的话语,甚至某部文学作品的引文,仿佛进入了一个由多种话语编织而成的迷宫。

皮格利亚曾借用穆齐尔的一句

话来概括他的观点:“这部小说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个本该在小说中讲述的故事并未被讲述。”那么,《人工呼吸》中的“未言之事”是什么?那个“隐藏故事”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疑问都有待读者去解答。皮格利亚认为,理想的读者是由每部他阅读的作品产生的。因此,他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侦探型读者的人物形象,想以此传授一种阅读方式,指导读者如何寻找并破译织入文本的秘密。《人工呼吸》中的阿罗塞纳是皮格利亚塑造的最典型的读者形象之一。他像个失控的符号学家,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寻找着隐藏在文字之下的秘密信息。

效仿阿罗塞纳,我们在《人工呼吸》中首先发现的“未言之事”是伦西的舅舅马基。书中对马基的描述基本是间接的、碎片式的,他从未真正“现身”。小说中另一个明显的“缺席”是时空环境的空白。虽然小说开篇就点出了伦西展开叙述的时间是1979年,但在之后的叙述中,关于伦西所处时代的描写微乎其微,当代阿根廷社会构成又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直到小说结尾,我们才明白,隐藏在书中的秘密正是从未露面的马基的失踪以及导致他失踪的那个黑暗专制的年代。

书中对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社会的描写是通过一系列“其他故事”来完成的。这种“借此说彼”的手法首先体现在通过讲述另外两个极权社会去影射阿根廷当代社会:一个是19世纪罗萨斯统治下的阿根廷,另一个是纳粹主义笼罩下的欧洲。但更多对军政府独裁的影射体现在被阿

《人工呼吸》译后记

楼宇

罗塞纳截获的信件中,比如埃切瓦内写给市长的信。那封叙事零乱的信件以隐晦的方式道出了真相。用铁丝弄死犹太人、柏林的焚烧炉原是暗指纳粹的暴力行径,但埃切瓦内写道:“焚烧炉在柏林……在北方,再往北,在柏林,在卡塔马卡省。”看似在“胡乱”叙述中提及阿根廷的卡塔马卡省,实则通过谰妄癫狂的方式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暴行联系在了一起。

皮格利亚对文学体裁的混用青睐有加,他认为一切都可以纳入小说。这就不难理解作家为何在书里嵌入那么多的文学评论和哲学思考了。在书中人物关于博尔赫斯的讨论或讲述的卡夫卡与希特勒的故事里,除了许多直接来自博尔赫斯、卡夫卡和希特勒的作品引文外,其实还隐藏着诸多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影射。

诸如此类的“密码”散落书中,俯拾即是。2012年,当我结合时代背景重读《人工呼吸》西语版时,我领悟到隐藏在人物故事背后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军政府统治时期的失踪者、流亡者的故事。为此,我写了一本题为《里卡多·皮格利亚侦探小说研究》的专著。我本以为,《人工呼吸》这座文字之城里的街街巷巷都被我走遍。但当我提笔翻译,我才发现文字的褶皱里还隐藏着被我忽略的隐秘信息。这种在字里行间解谜的过程令人痴迷。

我深知,文字的迷宫是没有出口的。马基说,恩里克留下的文档就像一个巨大的丛林,“我陷入他留下的碎片中,陷入大量的史料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无穷无尽的记录和注释之

中”。而我,则是在皮格利亚的世界里迷路了。如有可能,我希望这是一本永远没有结尾的小说。在翻译到倒数几页时,我突然变得很伤感。心想,一本书,译完了,出版了,从此就成了一段白纸黑字的历史。我只有“书写”(皮格利亚说,翻译是对阅读的书写)一次的机会,所以,我希望能尽我所能把书译好。

如有可能,我也希望皮格利亚从未写过这本小说。译完《人工呼吸》,我才发现书里有多少和皮格利亚的人生相关联的内容。假如他没有写《人工呼吸》,或许他就不会患上“渐冻症”,就不会像书中人物那样失去身体的自由,困于一室,只剩思考。2016年当我见到皮格利亚时,他已经无法行走、不能说话了。我无法想象,需要借助呼吸机生活的皮格利亚,却依旧在用耳朵阅读(每天都有一位助手念书给他听)、用眼睛书写(他唯一与人交流及写作的方式就是借助眼控仪在电脑上打字)。皮格利亚面对困境的乐观和坚毅让我感动。我常称他为“我的老师”,他传授给我的,不仅是如何成为一名文学作品的读者,而是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读者。那种透过生活可见的表层发现人生意义的眼光,以及哪怕身处逆境仍乐观豁达的心态,是他送给我的珍贵礼物。

最后,亲爱的读者,我想与您分享皮格利亚送给我的一句话:“书,要读,还要重读。读书是思考,是找答案,读书有时是在迷宫里找路。”此时此刻,我想把这本《人工呼吸》交给您,相信您会解开更多的迷宫之谜!我深知,阅读没有止境,正如迷宫没有出口。

生而有涯学无涯

李银德

1933年,我生于寿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父崇尚读书,好学的我有幸一路读到了高二。人生数十载匆匆而过,风雨阴晴只剩追忆,来时路或匆忙或艰险或恍然,唯有书籍劳苦功高,让我得以气定神闲,不管何时何地,都能游刃有余。

那是1950年,正值花季雨季的我,被分配到远离故土的安庆市太湖县粮食局工作,职务是一名仓库保管员,负责收发公粮。忙碌是季节性的,闲时较多的冬天,我便整日泡在书堆里,读四大名著,读《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郭沫若的书,读《联共(布)党史》,倒也不觉得日子多清苦、异乡多难捱。

往后年岁,工作几经辗转,我先后被调到县委宣传部主编县报、到安庆地委负责党史工作、到皖江日报分管编辑工作,后又相继到安庆市委党史办、市政协文史委任职。或许是与文字天生的缘分,不管人在哪,总是与文字不离不弃。也得益于那时的我好学,干一行爱一行,敢于钻研,总能

将分内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各种“全国先进”评奖纷至沓来。

我确实是好学的。记得1959年在安庆地委革命斗争史办公室工作时,我接到任务要在党校开设党课,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候的哲学教材并不多,我特意找到了当时正在人民大学当教员的老同学,请他帮忙汇编教材,编好后我就自学,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往后我的这门课竟成了一门精品课。在市党史办工作时,有人也曾好心劝我,党史办是个“冷部门”,不亚于常伴“青灯古佛”,清苦又辛苦。但我一直认为,“存史立国、资政育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何况安庆还是一片红色热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我相信流淌在这块热土的文字不只是枯燥清冷,更有热血和希望。

三十多年间,我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和资料查阅工作,执著于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皖西一地委519名革命烈士寻亲,终于在2017年,促成在安庆市大观区山口乡纱帽山公墓修

建革命烈士英名纪念碑廊。

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研究,倾注了我大半生心血。1994年,我带头创办了安庆陈独秀学术研究会。退休后,我又负责参与编写了《陈独秀著作选编》,这本书前后历经3年时间,共六卷本,辑文890篇,计272万字,是目前涵盖面最广、收录文章最全的陈独秀存文汇编,应该说,具有较高的文献保存与学术研究价值。与此同时,我还不忘记连续刊发《陈独秀研究动态》,且先后编辑整理了《陈独秀画册》《陈独秀诗词选集》《陈独秀杂文选集》。2000年前后,我又特意购买了电脑和相关书籍,自学电脑知识,现在的陈独秀研究网和安庆懒悟艺术馆官网也都是由我创办和管理。能让社会各界对陈独秀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也算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每年,我还会自告奋勇为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师生义务讲解,内容有陈独秀生平事迹,也有党史、哲学、核心价值观,我觉得学习这些东西很有必

要。习近平就说,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明智,知史担责;以史鉴今,以史资政。学习历史,确实可以培养我们的历史思维、历史眼光,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少走弯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不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而学习哲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明白。

所谓“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知识越多,力量越大,人生已过大半,我仍在坚持求新知,我坚信,只有书籍才能让我侃侃笑谈。

(作者系安庆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